

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话语策略和识解操作研究

张天伟, 郭彬彬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中国传媒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24)

摘要: 认知语言学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多学科、多视角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本文在 Hart(2014) 研究的基础上,以欧洲难民危机新闻语篇为语料分析对象,从认知视角讨论了话语策略与认知机制之间的互补关系,进而探讨了批评话语分析中的结构构型策略、框架策略、定位策略和识别策略,并补充了拓展策略。上述话语策略可以分别从图式化、范畴化、隐喻、视点框架和力动态等识解操作来解释。对话语策略的识解操作进行解读进一步验证了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话语策略; 识解; 批评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16)06-0017-06

Abstract: Cognitive linguistics demonstrates and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and method for a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view study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Hart's (2014) study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ursive strategies and construal operations and analyzes the strategies of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framing, identification and positioning with the discourse of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It proposes the extending strategy and discusses the above strategies with different construal operations of schematization, categorization, metaphor, viewing frame and force dynamic. The authors further prove the possi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CDA.

Key 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discursive strategy; construal; CDA

DOI:10.16362/j.cnki.cn61-1023/h.2016.06.004

1. 引言

随着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研究的深入,其交叉学科的研究性质日益凸显,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涵盖语言与权力、意识形态、认同关系等研究话题,学科属性涉及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学等不同学科,CDA研究也逐渐扩展到批评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y,以下简称CDS)。同时,CDS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也日益多样化,如认知语言学、发展心理学、语料库语言学、语用学、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y study)等研究路径。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路径来说(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以下简称CLA),CDS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强制(coercion),语篇制造者(text producer)为了达到强制目的,会采取各种话语策略,而话语策略的实施必然会涉及到语言的认知和理解过程,这个过程往往被概念化。近年来,Chilton(2004)、Dirven et al.(2003)、Hart(2010、2011a、2011b、2014a、2014b)等学者都大力推动了CDS中的CLA研究路向,特别是Hart围绕识解(construal)操作,从格式塔(Gestalt)、比较(Comparison)、注意(Attention)和视角(Perspective)等理论背景对图式化、范畴化、隐喻、图形/背景等识解操作进行了研究,并相应地提出结构构型(structural configuration)策略、框架(framing)策略、识别(identification)策略和定位(positioning)策略。Hart

(2014b: 167)认为CLA理论的核心是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和识解(construal)。

表1. CLA中的识解操作再解读(修改自Hart 2014b: 170)

策略	系统	格式塔	比较 (comparison)	注意 (attention)	视角 (perspective)
结构构型	识解操作	图式化			
框架		范畴化			
		隐喻			
识别		图形/背景			
		颗粒度 (granularity)			
		视点框架 (viewing frame)			
定位	观察点 (point of view)				
	指示语(deixis)				
拓展	拓展力动态 (force-dynamic)				

就概念化而言,CLA关注语篇和概念化之间的关系,概念化指语篇中意义产生的动态认知过程;就识解而言,CLA关注文本表征形式(representations of text)和认知的关系,识解是CLA研究的重点,其指在一个给定的场境中(scene),语言被概念化的不同方式,这些方式依赖于不同的跨域认知系统,表现在不同的话语策略中,凸显不同的主题,如意识形态、合理性(legitimizing quality)等。Hart从CLA视角

研究识解操作的具体思路如表1所示。

Hart(2014b)在其前期系列研究的基础上,以政治抗议(political protests)为语料分析对象,对表1中的识解操作进行了详细阐释和论证。本文在Hart(2010,2011a,2011b,2014a,2014b)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选取近年来欧洲难民危机新闻语篇为语料分析对象,对Hart提出的四个策略的主要观点及其识解操作机制进行梳理、介绍、探讨和修补。

2. 话语策略与认知机制

文本和社会的辩证关系表明,话语潜在地决定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同时也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王金巴2015:58)。CDA的主要目标是揭示语篇制造者的语篇强制目的,通过解码意识形态,探讨话语的隐含意图和语篇制造者对语篇是如何操纵的,最终揭示社会政治语境中权力滥用、不平等性和认同构建是如何通过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来实现的。在话语实践中,语篇的强制通常隐性地体现在各种话语策略中,话语策略是显性地实现语篇强制目的的方法和手段。而从CLA角度,可以建立对强制、蒙蔽(mystification)和语言操纵(linguistic manipulation)进行识别和分析的新方法,探究政治语篇中所操纵的话语策略和其背后的认知机制。CLA可以为CDA提供更多的研究方法选择,并提供一种将隐喻、转喻、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前景和背景、社会和习俗的范畴以及注意力、各种图式等认知方式加以理论化的方法。正如Geeraerts(2010:71-102)认为,认知语言学不仅试图描写,也会采用一种评价立场(evaluative stance),其更多的是一种批评形式(critical form)。CDA同CLA一样,都关注意义的表达,但CDA更关注宏观的社会意义。CLA和CDA的融合,一方面可以进一步验证认知语言学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CDA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认知语言学更加关注政治语篇和社会语篇,聚焦语言使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考察语言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生成和理解的认知过程(张辉、江龙2008:13)。

我们认为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方面如以van Dijk(2001)为代表的社会认知模式,微观方面如以Hart为代表的研究。本文的探讨主要采用微观的批评认知语言学视角。从CLA角度探讨话语策略,主要体现在对不同话语策略的识解操作的解读上,包括从CLA的隐喻、转喻、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认知语法等不同理论背景研究话语背后隐性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识解操作就像一个工具箱,为不同话语策略的认知解读提供了工具。在CDS的研究中,在不同的具体语境中,识解操作实现为表达不同意识形态的话语策略(Reisigl & Wodak 2001)。话语灌输、保持并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效果也正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代尊峰2013:29)。实施话语策略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强制,从CLA角度解读话语策略,有利于受众更好地解读话语策略中蕴含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等隐性内容,了解语篇制造者是如何操纵话语策略

的。话语策略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多样,但最终表现为蒙蔽和强制两个目的,对话语策略的认知解读可以更好地解析话语策略的表达方式、隐含的话语功能、话语意图和意识形态,了解语篇、社会和语篇制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之,话语策略与认知机制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理论基础与应用实践之间的关系。认知机制的解读可以更好地理解话语策略,而话语策略的应用可以建立在认知机制理解的基础之上。

3. 话语策略的识解解读

话语策略的认知机制主要体现在从认知语言学的多个理论视角对话语策略不同识解操作的解读。本节结合欧洲难民危机语料对Hart提出的话语策略及其识解操作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如结构构型策略、框架策略、识别策略和定位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补,提出了拓展(extending)策略。

3.1 结构构型策略 Hart(2014b)认为结构构型是最基本的话语策略之一。在结构构型中,主要是通过图式化(schematization)来实现的,说话者将场境描述为一个抽象的意象图式表达。这种表达认为情景(situation)或事件(event)包括三种关系,分别是拓扑关系(topology)、顺序关系(sequence)和致使(causation)关系。图式化也将参与者的角色融入到事件中。图式化的识解操作根植于格式塔心理学。在概念系统中意象图式是建立在体验的基础上(Johnson 1987)。Hart(2014b)主要应用Langacker(2002,2008)在分析力动态(force dynamic)时应用的行动链图式(action chain schema)和移动图式(motion schema)对政治抗议语篇进行了认知解读。如例(1)和(2)所示。

(1) Abdullah was at home in an informal tented settlement for Syrian refugees when [300 soldiers TRAJECTOR] [raided MOTION] [the camp LANDMARK] near Halba, in northern Lebanon. (Telegraph 13 Jan. 2016)

(2) If the EU cannot reach agreement on securing the external borders, [Germany TRAJECTOR] may be [forced to MOTION] close [its own LANDMARK], the influential finance minister warned. Such a move could prove fatal to the Schengen Agreement. (Telegraph 16 Jan. 2016)

例(1)和例(2)体现的都是移动图式,能量由施事传向受事。根据Langacker的认知语法理论,主语一般是射体,而宾语是界标。射体通常被凸显,是焦点。例(1)与例(2)不同的是,因为表示运动的动词raid和force to的性质和程度不同,所以例(1)是一个纯粹的移动事件,在能量由射体转向界标的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而例(2)则受到阻力,界标受到影响,出现close的结果。两者的区别如图1和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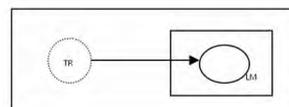


图1. 移动进入界标的图式(Hart 2014b: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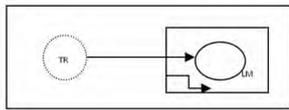


图2. 移动对界标产生影响的图式(Hart 2014b: 173)

同理 Hart(2011a, 2014b) 还分析了及物性从句中的行动链图式。行动链图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不对称图式, 另一种是相互图式。试比较例(3)和例(4)。

(3) [A second local authority AGENT] [has imposed ACTION] restrictions on [asylum-seekers PATIENT] using [a public swimming pool INSTRUMENT], it has emerged. (Telegraph 16 Jan. 2016)

(4) By about 8pm, [running battles ACTION] between [riot police AGENT] and [demonstrators AGENT] were taking place across London Bridge. (Guardian 1 April. 2009) (转引自 Hart 2014b: 172)

例(3)和(4)的区别如图3和4的区别。图3中行动链图式是非对称性的, 能量传递是单向的, 能量由施事“地方政府”通过工具“公共游泳池”, 传向受事“避难者”。图4与图3不同, 能量传递是双向的, 是相互性的行动链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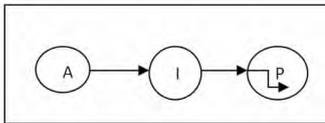


图3. 不对称行动链图式(Hart 2014b: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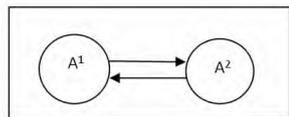


图4. 相互行动链图式(Hart 2014b: 172)

我们认为结构构型策略除了可以应用移动图式和行动链图式分析外, 还与 Talmy(2000) 提出的图式体系(schematic system) 理论中的构型体系有关。图式体系源自体验哲学, 表现为概念结构体系。Talmy 认为概念结构体系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分别是构型体系(configurational system)、视角体系(perspectival system)、注意体系(attentional system)和力动态体系(force-dynamic system) (Talmy 2000: 61)。构型体系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不同的图式范畴(schematic categories) 这些图式范畴与范畴扩展程度(degree of extension) 有关。范畴扩展程度又与事物的空间性和行动的时间性有关, 可以分为三类, 分别是点(point)、有界扩展(a bounded extent)和无界扩展(an unbounded extent)。例如, 行动的时间点或时间的有界扩展、动作或程度的无界扩展等(Evans & Green 2006: 196)。

(5) The top five questions Googled about “migrants” in each European country over the last seven days reveal interesting differences – with people in Germany, Hungary and Italy [seeming more willing unbounded extent] to help than British, French or Greek people. (Telegraph 16 Sep. 2015)

例(5)中 seeming more willing 中 more 的使用表示程度的无界扩展, 凸显意愿的程度高, 在意识形态表达上渗透一种主观性。

结构构型策略的认知基础是格式塔心理学。对结构构型策略进行认知解读的本质是使受众能够更清晰和准确地了解语篇制造者的基本意图。对不同语篇的隐性内容和意识形态是如何被概念化的, 从图式化的视角, 进行清晰地勾勒, 分类为不同的图式, 从不同图式的性质和图式范畴的扩展程度对语篇被概念化的过程进行解读, 以便使受众了解概念化过程的基本构造和主要思路。

3.2 框架策略 框架策略是 Hart 在 Fillmore 框架语义学基础上提出来的。从批评的角度看, 语篇框架中任何一个要素被引入, 都会激活框架中的剩余部分(Fillmore 1982: 111)。在框架策略中, 说话人能够将凸显的知识概念化, 特定的知识领域可及, 进而形成一种推理模式(Hart 2014b: 174)。Hart 认为框架策略包括两个基本内容, 一是范畴化, 二是隐喻化(metaphorization)。范畴化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如经典理论和原型理论对范畴化的研究等, 包括范畴的定义、性质、遵循原则, 以及对事物进行分类、比较和概念化的过程等。概念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表现为, 可以在对社会参与者(social actors)的范畴化过程中, 予以清晰地辨别(Van Leeuwen 1996: 32-70)。范畴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引导受众对语篇陈述对象的认同, 语篇制造者可以将自己的主观意愿通过范畴化传递给受众, 以达到语篇目的。例如, 在话语实践中, 出于不同的话语目的, 我们可以将企业经营者范畴化为“资本家”“企业家”“实业家”“商人”等词语, 在不同的语境中, 这些词语的范畴化分类可以被语篇制造者赋予不同的意识形态。又如例(6) — (9) 所示。

(6) By September,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refusing to accept quotas that bound them to host a certain number of refugees. (The Washington Post 22 Dec. 2015)

(7) However, its borders have remained almost totally closed to [Syrians PATIENT] whose livelihoods [have been destroyed ACTION + RESULT] in the conflict. (Telegraph 9 Dec. 2014)

(8) German chancellor pledges crackdown on criminal asylum seekers. (The Washington Post 9 Jan. 2016)

(9) On the night of the protest, members of Kos Solidarity, a volunteer group that aids the migrants, stood between the police and recent arrivals to calm things down. But around midnight, the riot police pushed the refugees away from the station while some local residents threw eggs at the volunteers. (USA Today 13 Sep. 2015)

例(6) — (9) 粗体部分都是欧洲难民危机新闻语篇报道中对难民的不同称谓表达, 但是分类和用法各不相同, 对其概念化和隐含的意识形态表达也相应不同。语篇制造者通过隐含在某个词的意识形态表达, 用以激活和引导受众按照语篇制造者的意图对整个语篇进行理解。例(6) 指难

民 通常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多种原因,而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多含有同情的意愿;例(7)指叙利亚人,使用国别称谓是比较中性的表达;例(8)指寻求庇护者,多指为获得难民身份而向当局申请,但不一定被批准,包括一些动机不纯的人;例(9)指移民,是比较中性的用法,可能是由于经济或政治避难等多种原因,而迁移家园。上述例子中对同一称谓的范畴化表达,可以使受众在概念化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框架,并按照语篇制造者的意图,理解语篇及其隐含的意识形态。

概念隐喻是认知语言学最传统的研究领域之一,研究内容包括隐喻的定义、本质、分类、映射的方向性、恒定原则等。语篇中隐喻的使用,受众可以将抽象化的概念转为形象化的、可理解性强的事物或概念,使受众对语篇更容易感知和理解,进而更清晰地理解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10) A spate of attacks and sexual assaults in Cologne on New Year's Eve by gangs the victims claimed included refugees sparked great controversy in Germany and **cast a shadow over** the country's policy of accepting and assisting refugees from war-torn Middle East countries, such as Syria. (*China Daily* 11 Jan. 2016)

例(10)中难民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被概念化为 shadow,即通过源域“阴影”,去理解目标域“难民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两者间存在映射关系,这种隐喻表达能够更形象地、更好地让受众理解隐喻中蕴含的意识形态,进而理解和解读整个语篇的意识形态和隐性内容。

Hart(2014b:176)比较了 *Guardian* 和 *Telegraph* 两个媒体中政治抗议语篇的隐喻使用的不同,前者多用 violence is war,后者多用 violence is hot liquid,区别表明前者和后者相比, *Guardian* 对抗议者更同情,而 *Telegraph* 则相对理性。

框架理论的认知基础是比较理论。框架策略的本质是通过使受众对语篇表达中最凸显地部分进行概念化,从而激活对整个语篇的理解,最终使受众按照语篇制造者的意图更好地理解语篇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换言之,框架策略的特点通过“凸显局部、引领全局”。

3.3 识别和定位策略 识别和定位策略可以纳入同一个类别。识别策略的认知基础是注意观,而定位策略的认知基础是视角观。视角不同,所凸显的部分也不同;凸显的部分有所差异,也是因为不同视角所致,因此定位策略和识别策略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本节统称为定位策略。定位策略是 CDA 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Chilton 2004; Cap 2013),其还可以分为语义定位和语用定位。定位策略就是采用何种研究视角去研究问题, Hart(2014b)采用电影研究中的术语将定位策略分为摇拍(panning)策略和变焦(zoom)策略。

3.3.1 摇拍定位策略 摇拍指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不同的意象图式,比如从一个侧面观察是不对称行动链图式,而从中间层面观察是相互行动链图式。从摇拍的角度看,相

互结构和不对称结构的区别在于观察者的视角不一样,那么行动链中能量传递的方向就不一样。选取的观察点不一样,不对称行动链图式和相互行动链图式又可以分为两种,如图5—8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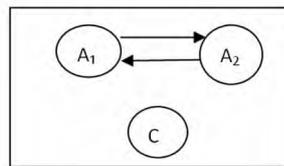


图5. 相互行动链图式 1(Hart 2014b: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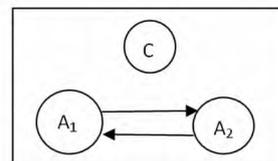


图6. 相互行动链图式 2(Hart 2014b: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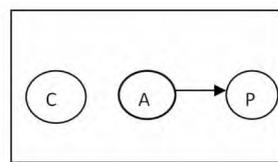


图7. 不对称行动链图式之主动语态(Hart 2014b: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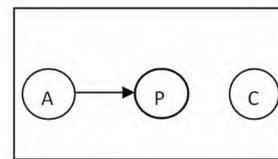


图8. 不对称行动链图式之被动语态(Hart 2014b:179)

例(7)中没有施事,只有受事, have been destroyed 是不对称行动链的被动语态,其图式化的认知机制如图8所示,语篇制造者从受事的角度陈述事件。Hart(2014b)认为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主动语态用来引起对外部群体(out-group)负面行为(negative behaviors)的注意,而被动语态用来削减对内部群体负面行为的注意。

同理,例(11)、例(12)的认知机制如图5和图6所示。

(11) [Riot police_{AGENT}] [clash with_{ACTION}] [demonstrator-s_{AGENT}]. (*Guardian* 1 April 2009) (转引自 Hart 2014:179)

(12) [Protesters_{AGENT}] [clashed with_{ACTION}] [police_{AGENT}] around the bank of England. (*Telegraph* 1 April 2009) (同上)

例(11)中的防暴警察和示威者都是施事,但语篇制造者的观察视角是从防暴警察开始,而例(12)中的观察视角从抗议者开始。两例中的视角不同,分别源自不同的媒体,其隐含的意识形态也自然不同。一般来说,除了有目的地施加重音、添加修饰成分等特殊语境外,句末通常是句子的自然焦点和自然重音所在。例(11)强调 demonstrators,而例(12)强调 police,因为强调重点不同,在一定的语境下,语篇制造者所隐含表达的意识形态也自然不同。

3.3.2 变焦定位策略 变焦是一种隐喻的用法,原指在照相中,由于焦距调节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影像效果。将其

应用到语言分析上, Hart 认为采用不同的视点框架(viewing frame) 根据框架容纳的范围大小 会产生不同的概念化效果, 如图 9-11 所示。变焦策略的意识形态功能之一是将语篇所陈述事件的背景和原因进行概念化。采取一定的框架 如果施事和受事都容纳进去 则如图 9 所示 属于中等距离变焦; 如果只容纳受事 并表现为一定的结果(result) 则如图 10 所示 属于近距离变焦; 如果既容纳施事和受事 又将造成结果的事件原因(event causation) 也囊括在内 则如图 11 所示 表现为全景视阈 属于长距离变焦。具体分析见例(7)、例(13) 和例(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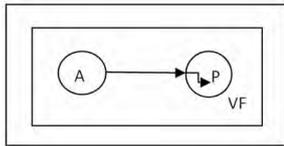


图 9. 中等焦距变焦(Hart 2014b: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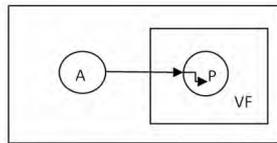


图 10. 近焦距变焦(Hart 2014b: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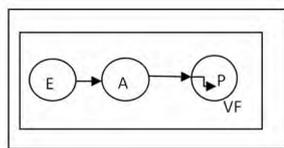


图 11. 长焦距变焦(Hart 2014b: 183)

(13) [Hungarian border police_{AGENT}] [sprayed_{ACTION}] tear gas Wednesday at [migrants_{PATIENT}] on its closed border with Serbia, triggering a stampede. (*USA Today* 16 Sep. 2015)

(14) [A day after 46 migrants drowned in a choppy Aegean Sea_{EVENT CAUSATION}], [protesters_{AGENT}] [demonstrated_{ACTION}] Saturday at a Greek border town to [demand_{ACTION}] that [Greece_{PATIENT}] ease transit restrictions at its heavily militarized border with Turkey. (*The Washington Post* 23 Jan. 2016)

例(13) 所选取的框架, 包括施事、受事和行动, 属于中等距离变焦。例(7) 所选取的框架, 只包括受事及其结果, 属于近距离变焦。例(14) 所选取的框架, “46 名移民被淹死的事件”是造成施事抗议者示威的原因, 例中全面包括施事、受事、行动和原因, 包括了语篇中的大部分要素, 属于长距离变焦。

识别和定位策略的本质是一致的, 即选取一定的视角, 凸显语篇陈述的对象, 因侧重点不同, 语篇陈述的重点不同, 从而揭示语篇中隐含的不同意识形态。

3.4 拓展策略 拓展策略的认知背景与结构构型策略一样, 也源自格式塔理论。我们认为话语策略的认知解读还要涉及社会和心理层面, 因此基于 Talmy (2000: 412) 的力动态理论, 我们提出了拓展策略。Talmy 认为力量(force) 形式是概念结构的一种, 包括自然力量(physical force)、心理

力量(psychological force) 和社会力量(social force)。自然力量是一种物理属性的力传递模式。心理力量指力传递过程中, 施事者心理内部(internal) 的斗争和阻力影响力传递。社会力量指力传递过程中, 来自社会的外部(external) 力量作用于施事者。如例(7)、例(3) 和例(15)。

例(7) 中, have remained almost totally closed 中 remain 的使用, 表示施事者心理上和主观意愿上, 愿意关闭边境, 并持续保持这种状态, 拒绝难民进入。而例(3) 中, has imposed on 的使用, 如果与 imposes on 相比, 现在完成时的使用表示施事者主观上不想实施某种行动, 但是来自社会外部力量的作用促使施事者不得不实施这种行动, 这种外力源自外部, 而不是内部。语篇中社会力量的使用, 通常表示一种被迫的意愿和意识形态(Evans & Green 2006: 200)。同理可以分析例(15) 和例(6)。

(15) Some local residents who don't want them here have attacked them. (*USA Today* 13 Sep. 2015)

例(15) 中 have attacked 的使用同例(3) 一样源自社会力量, 而例(6) 的使用源自心理力量。例(6) 中 were refusing to 是过去进行时, 表示动作的持续性或不知是否完成, 这种持续性动作或行为受施事者心理因素的影响, 即一些欧洲国家早就不情愿和拒绝接收一定数量难民的配额, 并一直保持这种拒绝状态。反之, 如果例(6) 中使用一般过去时 refused to 表示过去习惯性和经常性的动作和行为, 则不能反映出施事者的心理意愿和状态。

拓展策略的本质是将话语策略延伸到心理和社会层面, 在话语实践中隐性地表达语篇制造者的主观意识形态和意愿。这种隐性表达是建立在内、外部力量共同或单独作用的基础上, 其中内部力量表现为心理力量, 而外部力量表现为社会力量。心理力量和社会力量是对自然力量的拓展和延伸。在话语实践中, 心理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应用一般通过添加修饰语或使用不同时态和语态的语法手段来实现的。上述关系如图 12 所示, 拓展策略的核心是力动态模式, 其中力量(force) 可以分解为受内部因素影响的心理力量、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社会力量、受自然因素影响的物理力量, 如图中实线所示。而心理力量和社会力量单独或相互作用, 在话语实践中使语篇凸显不同的隐含意义, 如图中虚线所示。有鉴于此, 我们将拓展策略补充到 Hart 已有的分析模式中, 如前图 1 最后一行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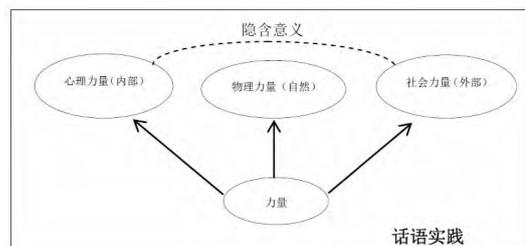


图 12. 拓展策略解析图

4. 结语

多学科、多视角和多元方法是 CDA 未来的发展方向。

CDA 研究的传统路径包括 Fairclough(1989, 2001) 的三维概念模式和五步走分析框架、van Dijk 的社会认知模式和 Wodak(2001) 的话语历史研究路径等。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为 CDA 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 是对传统 CDA 研究路径的有益补充。本文在阐述话语策略和认知机制关系的基础上 对 Hart 提出的话语策略进行了介绍和修补。诚然 这些话语策略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而是可以交差、融合和共现的。对话语策略识解操作的认知解读为深入了解语篇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权力和认同关系等提供了更清晰明了的捷径 当然对这些策略的识解操作解读也不是唯一的, 而是多维的, 一个策略可以涉及多个识解操作。然而 CDA 也面临一些问题 如研究中的主观评价性太强 缺乏客观论证; 定性分析过多, 定量应用不足等(Verschuereen 2001; Marchin & Mayr 2012)。这也是认知语言学以自省法为主的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之一。如何解决批评认知语言学面临的这些问题 虽然一些学者如 Baker(2013) 等应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上述问题 能够弥补一些不足 但是真正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 [1] Baker, P. From gay language to normative discourse: A diachronic corpus analysis of lavender linguistics conference abstracts 1994-2012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exuality*, 2013(2): 179-205.
- [2] Cap, P. *Proximation: The Pragmatics of Symbolic Distance Crossing*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3.
- [3] Chilton, P.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4] Dirven, R., Frank R. & Pütz M. (eds.). *Cognitive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Ideology, Metaphors and Meanings*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3.
- [5] Evans, V. & Green, M.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6]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Longman, 1989.
- [7]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method in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A]. In Wodak, R. & Meyer, M.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1: 121-138.
- [8] Fillmore, C. Frame semantics [A]. In Linguistics Society of Korea (eds.).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C]. 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 1982: 111-137.
- [9] Geeraerts, D. Recontextualizing grammar: Underlying trends in thirty year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 In Tabakowska, E., Choinski M. & Wiraszka L.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Action: From Theory to Application and Back*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10: 71-102.
- [10] Hart, C.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Science: New Perspectives on Immigration Discourse* [M].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0.
- [11] Hart, C. (ed.).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 Context and Cogni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a.
- [12] Hart, C. Moving beyond metaphor in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DA: Construal operations in immigration discourse [A]. In Hart, C. (ed.).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 Context and Cogni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b: 171-192.
- [13] Hart, C. *Discourse, Grammar and Ideology: Functional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s* [M]. London: Bloomsbury, 2014a.
- [14] Hart, C. Construal operation on online press reports of political protests [A]. In Hart, C. & Cap, P. (eds.). *Contemporary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 London: Bloomsbury, 2014b: 167-188.
- [15]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16] Langacker, R.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2nd Ed.)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2.
- [17] Langacker, R.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8] Marchin, D. & Mayr, A. *How to D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Sage, 2012.
- [19] Reissigl, M. & Wodak, R.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Rhetorics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 [M]. London: Routledge, 2001.
- [20]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 [21] van Dijk, T.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Schiffrin, D., Tannen, D. & Hamilton, H. (eds.).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C]. Oxford: Blackwell, 2001: 352-371.
- [22] van Leeuwen, T.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actors [A]. In Caldas-Coulthard, C. & Coulthard, M. (eds.).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Routledge, 1996: 32-70.
- [23] Verschuereen, J. Predicaments of criticism [J].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001(1): 59-81.
- [24] Wodak, R.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 In Wodak, R. & Meyer, M.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Sage, 2001: 63-94.
- [25] 代尊峰. 英语新闻语篇的分类批评分析 [J]. *外语教学*, 2013(5): 28-31.
- [26] 王金巴. 媒体话语的意识形态分析——批评话语分析法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3): 54-59.
- [27] 张辉, 江龙. 试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 [J]. *外语学刊*, 2008(5): 12-19.

基金项目: 本文受 2016 年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青年卓越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 张天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句法学、语言政策。

郭彬彬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外语教学、语篇分析。

收稿日期 2016-03-12

责任编辑 孙毅